

三國志

三十一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唐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

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

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



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  
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  
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各五  
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  
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  
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  
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  
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  
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  
擊荖枋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

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  
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  
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黠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  
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  
帥金竒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  
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  
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  
石不可得攻軍任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  
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  
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

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

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

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

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

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相向

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

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持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

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手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歛為新定黎

陽休陽并黜歛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

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

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郎復破稚

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

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

珍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

也若殊俗貢珍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任駕使

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道吏卒

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

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

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

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

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  
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

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軫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

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揚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任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卷之四十五

四

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執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千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財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

達頗任氣多所犯迂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宋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評以數名未盡父子之禮 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

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真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數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

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

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  
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  
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  
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  
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  
石亭是時丹揚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  
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  
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脩於墳墓  
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

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

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群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巨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當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

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  
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  
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  
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  
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  
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將軍師為人  
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



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異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

臨湘侯懌兄子律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

侯 吳書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曾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傳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

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

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卷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出還

建安二十年督孫

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收永新茶陵

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三

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劭及中郎將

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劭據攸縣龍在醴

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劭得突走岱攻醴

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

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

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

吳志十五

八

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

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

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

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

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

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

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

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

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

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

呂岱

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替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

還屯長沙溫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蟇長

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蟇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用服之

會武陵蠻夷蠢動岱

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二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

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  
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休惕之  
驚又得惡民以供成役重自歎息賞不踰月國  
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潛卒岱代潛領  
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  
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  
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我岱交州牧及  
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  
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  
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

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且奭翼周  
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  
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  
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  
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  
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  
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又陸遜卒諸葛恪代  
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  
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  
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

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  
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  
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  
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  
十志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後遂薦拔  
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  
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  
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  
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䟽  
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儉約凱皆奉行之

吳志十五年

○周魴傳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  
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  
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  
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  
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勦力致  
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  
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  
司馬楊州牧曹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

事或漏泄不能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  
恪未顯瞻望雲霓夫寔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  
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  
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  
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冗之際得陳宿昔之  
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  
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  
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  
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

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  
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  
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  
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  
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  
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  
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  
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  
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  
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

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日魴所  
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  
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  
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  
主一所非薄嬖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剪除今  
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  
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  
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  
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纳願明使君少  
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  
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  
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  
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  
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  
別遣從弟孫奂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資運糧  
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  
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  
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  
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  
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

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  
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  
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  
齋牋託叛為辭自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  
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  
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  
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  
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後豈能上感然事急孤  
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  
鬼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

皇六十一

十四

其一以為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  
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  
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  
陽之民實多愚勁師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  
變聞聲響抔今雖降首盤筍不解山栖草藏亂  
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眾舉國悉出江邊空  
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搔動  
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  
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  
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經到江岸可住



百里上令此閒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閒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

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將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

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惟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竒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

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畧佞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雷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

來入皖鮐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  
斬獲萬計鮐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  
諸事鮐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  
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鮐  
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  
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

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鮐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髮剔髮膚以徇功名雖事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

濟受爵非君子所美

川並受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鮐表乞罷兵得

吳志十五

十七

以便宜從事鮐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鮐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才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

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

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姓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秦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 鍾離牧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

也

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齒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

周鮐 鍾離牧

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

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

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

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

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僕

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

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

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

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

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

牧由此發名徐眾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

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

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

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所救

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澆娶

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

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

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

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

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

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

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

賊率曾夏等眾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

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興太守

鍾離牧

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

還為丞相長

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

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

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

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

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

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

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弟徇領

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畧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

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

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

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

檢姦子獲譏毀名云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潘濬傳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

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

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

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

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

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

兵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

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

吳志十六

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

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

佃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

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

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

將五千往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

果斬平之夏口玄字文表丹陽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

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

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權稱尊號拜為女為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少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斲出耳不復如往日之

潘濬

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

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

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

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

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厲有名勢在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於還免官

先是濬與

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

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

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

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

答玄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

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

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

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

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

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

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



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語  
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

孫慮

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  
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  
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  
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  
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  
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 陸凱傳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  
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  
兵雖統軍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  
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

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苾於零陵斬  
苾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  
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  
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  
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  
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  
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  
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  
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  
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汭流供

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  
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  
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  
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  
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  
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  
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  
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

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  
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  
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  
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  
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  
奢侈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  
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  
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  
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  
近者漢之衰末二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

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

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勳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旣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

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  
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  
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  
羅網之網四方之民雖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  
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  
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  
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  
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  
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  
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

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  
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  
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  
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  
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  
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  
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  
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  
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  
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

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  
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  
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佞邪穢塵天  
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  
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  
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  
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  
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  
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遵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

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  
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  
曲拜偏將軍凱云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  
華敷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哭榦疆固董率之  
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  
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  
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  
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  
何定譖搆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

為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固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言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異啓故輟止子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

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

吳志十六

八

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摘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茲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

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

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  
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  
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  
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  
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  
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中塞馬斯社稷之  
重鎮夫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  
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  
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  
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

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  
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  
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  
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  
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  
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  
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  
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  
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

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卽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陛下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

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



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  
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  
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  
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  
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明  
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  
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  
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  
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  
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  
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  
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  
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  
也夫校士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  
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  
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  
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縣職司或莅政無幾  
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  
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音解之

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  
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

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浩所行彌暴凱

知其將云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  
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於立敢諫之鼓武  
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  
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  
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  
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  
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  
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紂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  
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  
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  
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  
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  
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  
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

吳志十六

十一

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  
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  
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  
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  
胄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歎如  
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  
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  
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  
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  
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  
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早魁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  
當克已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  
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  
不貴雖躬辛之瑤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  
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  
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  
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  
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側曰不  
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

寇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  
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  
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  
和聞其名侍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  
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  
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  
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迷霸有文武  
英姿且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  
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激服至其車  
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  
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  
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  
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  
之及服以為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  
果然乃斬竺

吳志十六

十三

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交州  
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  
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二千餘家皆出降引軍  
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  
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  
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  
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  
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  
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  
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  
不經自消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  
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僧又畜水民得  
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  
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  
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  
脅之以威未有如僧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  
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  
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  
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  
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  
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僧卒子  
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大策元年與從兄緯  
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  
梗有大丈夫格業僧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  
良牧矣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名無上可改為

是乃遂改焉

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昨之

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

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

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

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

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

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

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

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訟國政權怒收嘉

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

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珍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邪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盜公不存私正不黨邪次負此之德加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

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

吳志十七

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

是儀

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千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口壹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傳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

吳志十七卷

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

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寶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寶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

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寶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



網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  
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虜自三代以來  
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  
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  
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  
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  
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  
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  
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

大書十七

五

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民倒戈  
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  
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  
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  
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  
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  
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  
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揔河北之軍  
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  
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

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濟者以勢相害異趣者  
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  
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構會  
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  
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  
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  
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  
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  
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

吳志十七

六

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  
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天日  
是鑒而先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  
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  
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縣縣不絕必受此  
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  
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  
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  
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且自當奔赴

鼎鑊東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

口兵志十七已

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一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以羗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

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  
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  
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  
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  
三曰昔許子遠舍表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  
遂破表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  
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表氏有也願陛下思  
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  
以取破亡今臣欸欸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  
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

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  
天后上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  
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  
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  
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夫靈得自全致臣  
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  
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  
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  
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  
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

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  
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  
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  
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依廷尉職重按大臣  
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重集  
實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王  
使將入謂曰何乃以朋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  
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圍口而死 **普**  
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  
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  
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

吳志一七已

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  
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  
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  
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  
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  
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  
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  
中為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  
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  
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

胡綜

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  
信任譬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吳範傳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師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

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

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

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



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會稽典錄曰滕字樹林祖父河內

太守助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台雖曹因高終不迴撓初亦在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

潘陽山陰三縣令都陽太守

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

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

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

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於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去陛下非也

### 劉惔傳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

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

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

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

有星變以問惔惔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

勝主人到其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惔

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皆能推演其事窮

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惔亦

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 趙達傳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  
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  
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  
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  
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  
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  
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之酒又  
無嘉肴希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筭再三  
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  
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  
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  
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  
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  
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般禮皆名儒善士親屈  
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  
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  
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  
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  
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  
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

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  
手指達曰當為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  
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  
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  
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  
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  
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今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

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

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  
祥不亦難乎間居無為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  
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  
泣達欲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  
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  
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白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

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其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規衛尉駿再從子也園基莫與為輩宋壽占夢牛不失一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狐城鄭姬能相人及軀情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俚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各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  
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

趙達

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禪竈梓慎其猶病諸况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

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者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疊疊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為盛去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理自中原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筭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疇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秘術見薄在海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禪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即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涿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沒論吳主甚恨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

三十一

六

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心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焚之因猛風而燔之積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元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者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齋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滴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塘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

趙達

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壘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  
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  
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  
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  
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  
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  
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曰松之以爲葛洪所記  
近爲感衆其書又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  
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  
感衆所謂夏蟲不知冷水耳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